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觀音菩薩傳奇 第八回 留偈語暗藏後事 感死生了悟禪機

話說眾武士綁了樓那富律，正待推下殿去斬首，忽見班中閃出阿那羅匍匐案前奏道：「臣願我王暫息雷霆之怒，聽臣一言！樓那富律此人，胡言亂道，罪固應誅。但現在國母得此奇病，尚未得個治法，反在此時殺人，似乎有點不吉，何苦自討饑餓？依臣愚見，倒不如權且赦了他，別商救治的方法。」妙莊王道：「既然老卿家替他討情，都看你的分上饒了他。但是，死罪可恕，活罪難饒，給我推回來，重打二百大棒，然後發到死囚牢裡受罪。」

阿那羅幾句話，總算救下了他一條性命，自然不好再說什麼，歸班侍立。眾武士將樓那富律鬆了綁，按倒在地，結實地打了二百大棒，押下殿去，送到死囚牢裡，釘上鐐銬，穿上鐵鍊，讓去受罪。

不料到第六天的夜間，獄官查監到樓那富律所坐的地方，不覺大吃一驚！哪裡還有他的蹤跡，只見那鐐銬鐵鍊都折毀了拋在地上，坐板上放著一張紙條兒，寫著四句歌偈道：

妙法從來淨六根，善緣終可化元真，
觀空觀色都無覺，音若能聞總去尋。

獄官便傳齊一班牢役軍頭前來詢問，都說收號之時，明明將他加鎖在總鍊上，因為他是個重犯，還另用鍊子穿了頭髮，將他吊定。如今門不開，戶不啟，如何會逃走呢？於是大家點起燈球火把，合監搜尋，連階石縫中也尋到，哪裡有個影蹤？

獄官因為職責所在，不敢怠慢，急忙去稟告提刑大臣。提刑大臣拿了那紙條兒，連夜入朝啟奏。

妙莊王因寶德后病已垂危，正集群臣在殿上商議後事，聞得此報，不覺大怒！正欲將提刑大臣斥革，獄官斬首，以正疏忽之罪。一面派官府軍兵，四出搜尋，務必捉回樓那富律正罪。

他心中這麼想，話卻還沒有出口，忽見一個宮女，踉蹌上殿，伏地奏稱：「王后已於頃間昇天了！」

妙莊王一聽此話，心中□分悲傷，兩淚直流，就再沒有心情去問樓那富律的事，霍地立起身來，直奔寢宮而去。

原來寶德后自從那一天諸醫束手之後，雖由大家定了一張滋補的藥方配給她吃，但是終究像澆在石頭上一般，絲毫不發生效力，卻越顯得力疲神瘁的神情，一天不是一天，直到九月□九這一天晚上，竟伸伸腿，瞪瞪眼，與世長辭了。

當時妙莊王心悲意亂，一切事物統由各大臣治理，忙亂一場，不在話下。那樓那富律失蹤一件事，自然也不追究。

過了幾天，妙莊王忽然想起樓那富律留下的那首歌偈，取來讀之再四，終覺得可解不可解之間，有些玄妙莫測。那四句卻是並行橫寫的，無意之間，忽悟到是藏頭隱語。第一、第二兩句的頭上，明明嵌著三公主的芳名「妙善」二字，三、四兩句的頭上，卻是觀音二字，又不得一個解釋。他想：「觀是用眼的，聲音只可用耳去聽，眼睛是看不見的，這二字如何連用在一起呢？」

妙莊王對於這四句偈語，雖得不到確當的解釋，但心中卻知道樓那富律此人，絕非尋常之輩，故能脫了鎖械，如神龍般地破空而去。可是他既然脫逃了，總不見得會重新回來，想他也是沒用，只索放過了此念。

我在此且將這邊之事，暫時擱過，再來談談宮中那位妙善三公主。她自從跌傷病癒之後，寶德后對於她的行動異常注意，閒常不放她往外邊遊玩，就是到園中去，也得命三五個宮女相伴，不准再做救蟬葬蟻的勾當，如發現此等情事，不加阻止，闖出禍來，要將伴的宮女處以極刑。妙善是心地最軟不過的，經這麼一來，她生怕因自己的行動，害他人受苦，增加罪戾，故改變了不少。她因此也不願常到外邊去走動，終日地在宮中習靜觀書，閒時便和兩個姐姐下奕撫琴，消遣寂寞，一向安然無事。

萬不料快快樂樂過著安逸日子，寶德后會生起奇病來的。

其實妙善公主年紀雖只有七歲，但夙根甚深，天性獨厚，一見母病，心上就焦慮萬分，終日求神問卜地呼天，願折自己的壽算，以延母親的壽命。但是寶德后大限已盡，任你如何求禱，終於一些兒應驗也沒有，三位公主日夜侍奉湯藥，陪伴著時刻不離，直到她彌留之際：

寶德后握了妙善公主的手，有氣無力地說道：「兒啊！為娘的等不到你長成，半途拋撇了你，是多麼傷心啊！為娘的死後，你須善事父王，不要再使那平日執拗的脾氣，使你父王多增傷感！」說到這裡，便哽咽著不能成聲。

妙善公主聽了此話，正如萬箭穿心，忍不住兩股熱淚直淌下來，忽然眼前一暗，暈倒在地。寶德王后且就在這一霎間，長辭人世了！

當時大家將妙善公主喚醒過，不免悲傷痛哭。在許多人裡面，除了妙莊王以外，要算妙善公主哀毀最甚。她在哀毀之中，卻又了悟了一片禪機。她想，母親生我育我，辛辛苦苦，一直把我撫養到這般大，恩深德重，如今絲毫沒有報得，她已棄我而去。這深重的罪孽，如何可以消得呢？

她靈機一動，想起了慈悲的佛祖。她想，佛法能超越三界□方，救度一切苦厄，使同登樂土，最具神通。如今欲報答慈母深思和懺自己的罪孽，只有向這一條路上去求。她存了此心，便發願修行，捨身佛門。在當時，卻也並不將己意告人，惟終日誦經禮佛，把長日光陰，都消磨在經卷裡面。

可巧她有個寡姨，也是個虔誠奉佛之人，現在宮中做她的保姆，二人聚在一起，端的是水乳交融，有了伴侶，越感到清修之趣。

但是妙音、妙元二人，看了她們的行徑，老大的不以為然，背地裡自然不免笑她們癡頑：「生在王宮之中，大富大貴，卻有了福不要享，反作此空心之想，豈不令人齒冷？」有時也在妙莊王面前絮語著。

在初，妙莊王心煩慮亂，也沒有閒心緒去問這些細事，以為這一種也是消遣方法，倒可免再去救蟬葬蟻，鬧出意外危險，只索由她。但並沒想到這位妙善公主卻早已捨身佛門，發願修持到底了。

世上任便什麼事，大半由心理所幻成，現出種種不同的境界來，這就所謂境由心造是了。別的且不必講，單就我們做夢來談談。一定在做夢以前，心中有了一種理想，然後熟睡之後，這種理想就在夢中實現，夢境萬無出於理想之外的。

當時妙善公主信心既堅，故心目中常盤旋著西方佛祖，以及將來功行圓滿，超凡入聖之後，如何救苦度劫，使世人同登極樂！她常常有著這種觀念，不免造出一種境界來了。

那一天，她躺在牀上似睡非睡，朦朧之間，忽覺滿屋三間大放光明。光明之中湧現出佛祖莊嚴寶相：丈六金身，頂上舍利放光，腳下蓮花遮地。妙善見了，便倒身下拜，請求佛祖指點迷津。

佛祖道：「塵劫未消，苦難未受，如何使得成道？只是能夠堅心耐苦，修持下去，心境自能逐漸朗澈，到得淨如明鏡時，一切都能了悟。」

妙善又問成道的日期，佛祖道：「早哩，早哩！只待你取得須彌山上白蓮花，有人送你白玉淨水瓶，那才是你成道之時。

記著，記著！我佛去也。

說罷這幾句話，就覺金光收斂，眼前萬象都滅，依舊朦朧地睡在牀上，何曾有什麼佛祖？這明明是黃梁一夢，可是在妙善卻以為剛才的確是佛祖顯化，特來點化自己的，信心更是堅決。正是：

妙境由心造，黃梁轉眼醒。

欲知後事如何，且待下回分解。

